

文艺作品选

第七輯



短篇小說

我的第一个上級

馬 烽 杜 鵬 程 等 著

作家出版社

文艺作品选

第七輯

題材、人物及其他（文艺理論）

銀鈴般的笑声（外國文學）

卡塞的怒吼（人民公社史）

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沅（工廠史）

飄動的篝火（革命鬥爭回憶錄）

青春的閃光（散文、小說）

我的第一個上級（短篇小說）

狼透鉄（中篇小說）

〔美國〕艾倫

林默

唐弢等著

馬爾茲等著

苗族 韋昌祿等著

萍礦老工人集體回憶

朱家勝等著

劉白羽等著

馬烽 杜鵬程等著

柳青著

目 次

我的第一个上级.....	馬 烽(1)
延安人	杜鵬程(18)
目标.....	胡万春(37)
黄浦江的浪潮.....	費礼文(51)

我的第一个上级

馬 烽

去年夏天，我在省水利學校畢業以後，很快就被分配到這個縣來工作。當時，心裡覺得很不平靜，說不來是興奮，還是緊張。大約初次走上工作崗位的青年學生，都有過這種心情。

那次，我是騎着自行車，帶着行李趕來“上任”的。我所以不搭汽車，目的是要做一次長途鍛煉。今後要在農村工作了，沒有這種本領還行？那天，我天不明就動身走，到達縣城的時候，已經快晌午了。一進城就碰了件不順氣的事：我騎着自行車正往前走，迎面來了個老头，這真是個怪人。天氣這麼熱，正是三伏時候，街上所有的人都在穿單衣服，有的只穿着個汗背心；而他卻披着件夾衣，下身穿着條黑棉褲，褲腿還是扎住的，頭上又戴了頂大草帽。這不知道是嫌熱，還是怕冷？他低着頭，駝着背，倒背着手，邁着八字步朝我走過來。我早就響起了車鈴，他連頭都沒有抬一下，仍然慢吞吞地在街心邁八字步。直到相離只有幾尺遠的時候，他才抬起頭來看了一眼，向右边擲了兩步。可是，已經晚了。因為我見他不讓路，本打算從右邊繞過他去，誰知他也往右邊躲，正好碰上。“說時遲，那時快”，猛然一下就把他撞倒，我也從車上跌下來了。我走的又累又餓，剛才他不讓路就窩着一肚火，這一下更火了。我爬起

来边扶自行車，边大声吼道：“你就不長着耳朵？听不見鈴响？”我說了这么一句沒礼貌的話，当时就有点后悔，他并不是不讓路，只是迟了点。再說他被自行車撞倒，心里还能痛快？我想他决不会和我善罢甘休，看来是非吵一架不可了。誰知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撿起草帽，一边慢慢往起爬，一边和和平平地說道：“你也別發火，我也不要生气。反正都跌倒了，各人爬起来走吧！”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面孔，原来不是什么老头，看样子頂多不过四十岁，四方臉，光头，面色蒼白，臉上沒有一点生气的意思。他站起来看了我一眼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照旧背起手，低着头，迈着八字步走了，好象根本沒和我發生任何糾葛一样。我被他这种冷淡的态度，弄得不知該怎么好了。一直望到他拐进另一条街，我才推上自行車繼續往前走。心里不由得說：这可真是個怪人。

那天，我一到县委組織部，馬上就把工作确定了。組織部要我暂时先到防汛指揮部去协助工作。我二话沒說就去了。

防汛指揮部就在組織部这个院子里，占着一間太南房。接待我的是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小伙子。他自我介紹道：“我叫秦永昌。以后你就叫我老秦吧。叫小秦也可以，随你的便。”接着又指指这間房子說：“这就是咱們办公的地方，也是宿舍，也是会客室……这叫綜合利用。”看起来小秦是个性格很开朗的人，也是个热情的人。他边說边就帮我鋪床、整理东西，一轉身又打来了一壺洗臉水，还端来半个大西瓜。沒过了一个鐘头，我們就象朋友一样熟悉了。

午睡起来以后，小秦給我簡單介紹了一下工作情况：防汛指揮部是个临时組織，总指揮是县委第一書記，副总指揮是农

建局田副局長，其他各股的負責人，也都是各單位負責干部兼任的。說來說去，實際上專職搞這個工作的只有他一個人，而他也是臨時從水利科調來的。我問小秦：“具體業務誰領導？”小秦說：“田副局長。走，我先引你去見見他。”說着站起身來就往外走。我也只好跟着他出來。

農建局就在縣委會斜對門，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。田副局長住在東房里。我們進去的時候，只見田副局長蹲在椅子上，低着頭，不知在寫什麼。小秦說：“老田，組織部給咱們調來個同志。”他連頭都沒抬，只說了句：“好么！”小秦忙又向他介紹道：“這是彭杰同志。水利學校剛畢業的洋學生。”這時他才放下筆，抬起頭來望了我一眼，我一看到他的面孔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這可真是“無巧不成書”，原來我的這位“頂頭上司”，就是上午被我在街上撞倒的那個人，我想起那句沒禮貌的話，心里覺得很不好意思。

小秦在這裡好象是主人一樣，他搬了個椅子讓我坐，又從暖水瓶里給我倒了一杯水，隨手又去整理桌子上亂七八糟的書報。老田蹲在椅子上沒動，向我簡單地說了說應該做的工作：他要我先熟悉一下全縣的河流渠道，然後再到幾個重點村去跑跑。他講話的聲音很低，很慢，好象沒有吃飽飯一樣。談完工作，他忽然向我說道：“剛才我就看你有点面熟，好象見過。唔，對，是見過。”小秦搶着問道：“在哪裡見過？”我覺得我的臉刷的一下紅了，不知該怎麼說好了。幸好這時進來一個干部，給老田送來一份公文，這才算救了我的駕。

我們回到辦公室以後，小秦又追問我什麼時候和老田認識的。我只好把上午撞車的事給他說了一遍。小秦說：“沒啥，

老田根本就不会計較这些事，你别多心。”我說：“当时我确实是有点生气。我搖了半天車鈴，他連头都沒抬一下。”小秦笑着說：“你搖鈴管啥用，就是打炮他也不一定理你，他就是那么个疲性子人！”接着他給我講了一件老田的故事。他說：有一次老田下乡去了，独个住在一間房子里。半夜里起了大風，忽然房頂上“咔嚓”一声巨响，把他惊醒了。他躺在被窩里动都沒动，拿手电向屋頂照了照，只見房梁快要折断了，好象馬上就要倒塌的樣子。他看了看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我就不信等不到明天！”翻了个身，又睡着了。

我听完，差点笑出眼淚来。我說这是小秦編造的，他說真有其事。后来我和其他干部們逐漸熟悉了，大家也都这么講，我也只好相信了。

我来了还不到一个星期，和老田的接触还不多，他只来过我們办公室兩次，我和小秦去給他彙報过一次各地防汛工作的准备情况。但就从这些接触当中，我觉着他确实是个疲疲沓沓的人。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，背着手，慢慢地迈著八字步；講起話来总是少气無力，处理問題总是沒紧沒慢拖拖拉拉。好象什么事都不能使他激动。我遇到这么个倒霉上級，心里真有点惱火。不过，他交代給我的工作，我还是尽力去做了。

这期間，我的主要任务是熟悉情况，同时也要帮助小秦督促各乡进行防汛的准备工作。我把全县的河流渠道圖看了好多遍，讀了好多有关洪水的資料。全县境內，总共共有三条河流，都是由西向东，由山区流向平川。說是河流，实际上都是干的。根据資料看，解放以来，只有一九五四年八月間，發过一次特大洪水。以后，几年都是平安無事。我想今年大約

也不会發生什么問題，因为眼看汛期就快过去了，还没有一点音訊。誰知就在我来到这里的第九天夜里，山洪暴發了。

那天白天，晴空万里，气象预报也沒講有暴雨。只是傍晚时候，西边有一片濃云。晚上十点多鐘的时候，小秦已經躺下了，我坐在灯下正給他讀一篇小說。忽然電話鈴响了，我忙扔下書本抓起了耳机。電話是張家溝水委会打来的，說永安河發山洪了，估計有一百多个流量。我听完吃了一惊，因为从資料上還沒發現这条河有过这么大的洪水，一九五四年也只不过是七十个流量。我放下耳机，忙把这个消息告給小秦。我們正在分头給沿河各村打電話的时候，另一个電話鈴响了。是安乐庄打来的。这可真是個使人吃惊的消息，簡直把我吓慌了。我扔下耳机說了句：“安乐庄决口了！”匆匆忙忙就往外跑，我得赶快把这消息告給老田。总指揮到地委开会去了，只有去找他商量办法了。我一口气跑到农建局，推开他的房門就撞了进去。他已經睡下了，灯還沒熄。我一進門就大声喊道：“老田，快来，永安河發洪水！安乐庄决口了！”他一只手撐着床，支起半个身子来問道：“安乐庄什么地方决口了？”我告他說在汽車路东，决口有四丈多寬。我想他一定会馬上起来穿衣服，跟我到指揮部去。誰知他听完，反而躺下了，平平淡淡地說：“沒甚要紧，这只是下游几个村少澆点地。”当时我又急又气地說道：“你知道有多大流量？一百多个！”他不紧不慢地說：“那更没办法！反正堵也堵不住。任由它流吧。”我听他这么說，真想扑上去把他拉起来，狠狠地揍一頓。这算什么防汛副总指揮？簡直疲沓的太不象話了。

正这时，小秦慌慌急急跑来了。一進門他就大声說：“三

岔河也發洪了！”他的話音剛落，老田就象中了電似地“呼”一下坐了起來，睜大眼睛急問道：“多大流量？”小秦說電話是三岔鄉秘書打的，他弄不清流量，只說水已經漫到龍王廟後面了。老田說：“那至少有九十个。”他一面急忙穿衣服，一面向我們說：“趕快通知海門村、田家莊、全體上堤。快！”我和小秦扭身就往回跑。

我跑回辦公室的時候，只見房里有好些人，新調來的郝書記，縣委辦公室王主任，兵役局牛局長，另外還有農村工作部的幾個幹事。很显然這是小秦通知他們的。他們有的在打電話，有的正圍着河流渠道圖爭論什麼。人們的臉色都很嚴肅，房子里的空氣非常緊張。他們一見我兩個進來，都急着問道：“老田來了沒有？”小秦說：“就來！”我忙去給海門村打電話。剛把電話打完，老田已經來了，一手提着根棍子，一手拿着件雨衣，雖然還是那身穿戴，但神氣全變了。精神抖擻，滿面紅光，臉上的表情又嚴肅又冷靜。他大踏步跑進來，把手里的東西扔在床上，冲着兵役局牛局長說：“馬上把城關基干民兵集合起來，帶到東會南堤上去，你親自去！”牛局長象是接到了將軍的命令，什麼話也沒有講，應了聲“是”，轉身就走了。老田又向辦公室王主任說：“趕快把汽車開到門口。”然後他就抓起耳機來給各村打電話。

大家都悄悄地望着他，房子里只有他一個人說話的聲音。他大聲地對着耳機喊道：“電話局：馬上接杜村，上舍，古城……杜村，你是誰？……我是老田。听着，把三支渠的閘拔開一孔……什麼？已經全拔開了？我就怕你們來這麼一手，馬上閘住兩孔……渠道是去年冬天新修的，怎麼能一下放那麼

大的水？出了乱子怎么办？……不要担心澆不了多少地，后半夜有大水。你把閘口把守好吧！”他放下这个耳机，馬上又抓起另一个，詳細地指示上舍和古城，要防守哪段河堤，开哪个支渠閘，閉哪个支渠閘，先往哪个水庫蓄，后往哪个水庫蓄……我听他这么講，忙把河流渠道圖鋪在他面前的桌子上。他根本沒看一眼，繼續講他的。他連哪条斗渠应当如何，哪条濃渠应当怎样都講了出来。他对这些渠道的熟悉程度，簡直使人吃惊。好象在数自己的手指头一样。

老田打完电话，擦了擦头上的汗水，对王主任說：“老王，你和小秦在这里守电话。郝書記，你們去睡覺去吧。”回头对我說：“咱倆到海門去，恐怕那里南堤要出問題。”我說：“南堤很結实，是北堤單薄一些。”前天我才去了海門一趟，这点我知道的很清楚。他說：“你不看外边刮着东北風？”他这么一講，我才想起剛才出去的时候，外边确实是起風了。不过我根本沒注意風的方向。这时王主任对老田說：“你身体不好，我去吧，你在家指揮。”老田說：“你去不抵事！”說着拿上棍子和雨衣就往外走。我拿了件棉袄也跟了出来。吉普車早已停在大門口了。我們上了車，老田說：“到海門去，开快点。”車子馬上就开动了。

这天晚上，老田的这种变化，給我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。洪水一来，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。我真沒有想到他这么果斷，自信心这么强！但也有些事使我迷惑不解：兩条河都發了洪水，安乐庄还決了口，他一点都不着急，也沒采取任何措施；而三岔河只有九十多个流量，为什么就急成那个样子？我知道三岔河以往是条害河，可是近几年筑了不少分洪工程。去

年冬天还修了好几个平地水库。下游河道也很宽，可以通过二百个流量。难道九十个流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？他说后半夜有大水，根据是什么呢？

在车上，我向他提出了这些问题。他反问道：“永安河坡度比例多少？”我说：“千分之五十。”他又问道：“上游来水面积有多大？”我说：“九平方公里左右。”这些数字我早背熟了。他听完我的回答说：“对，这就是永安河的特点。坡度大，洪水来源少。别看来势猛，顶多四个钟头河里就干了，四个钟头能把口子堵住；再说，不堵危害也不大，安乐庄汽车路东种的都是高秆作物，过一下水也淹不死。水从那里漫下去就入了丰收渠，正好浇他们村北的老旱地。”我忙又问道：“三岔河后半夜真的会有大水？”他说：“没错，这九十个水量是正沟的水，南沟北沟山上复盖多，水下来要慢一些，至少要差三个钟头。可不就在后半夜。”停了一下又说：“这条河愈往下游坡度愈小，到海门夹沙岭一带，只留下千分之一了！你想想，水量大，泄洪慢，这不要命？真要命！”他说完沉默了，显然是在为海门担心事。我也没有再说什么，心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：我初来那天，小秦给我介绍情况的时候，曾经说过老田是县里的“土”水利专家，当时我没有在意，后来看到他是那么个样子，我只当小秦开玩笑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小秦讲的是正经话，就凭这几手，老田确实也够得上个专家。

县城距海门有二十多里路，汽车开到离海门还有三里多的时候，老田要司机把车停下来。他说：“前边二支渠已经有水了，你返回去吧！”司机只好把车煞住，我也只好随他下了车。

天上月黑星稀。我們迎着東北風往前走。老田拄着棍子在前邊引路，我緊緊跟在他後面。他走的飛快，我幾乎是小跑才能追得上。走到二支渠上，渠里果然有水了。我們涉水過去，沒進海門村，順小路直奔南堤。通過一片高粱地，遠遠就看到堤堰上有許多燈籠晃來晃去。隱隱約約還可以聽到嘈雜的人聲和水的吼聲。老田步子更快了，我氣喘吁吁地跟着他奔跑。爬上南堤的時候，只見河里的水已經漫到平台上來了。堤堰上到處堆着一捆一捆的蘆席、椽子、沙袋……人們有的在搬運器材，有的在抬土培堤。人來人往，亂哄哄。我們穿過人羣，順堤往東走了一段，就到了防汛指揮所。這是一間泥土小房，房周圍也堆着好多防汛器材。我們進去的時候，只見屋裏擠滿了人，鄉黨委翟書記，海門村和田家庄的支書、社主任都在里边。一個個都是愁眉不展。有些人在拼命抽煙，滿屋子烏煙瘴氣。我們在門口站了半天，誰也沒有理睬。這時從門外進來個年輕姑娘，身上背着個帶紅十字的背包，看樣子是醫生，她忽然發現了我們，驚喜地喊道：“啊，老田！”她這麼一叫喊，把全屋人都驚動了。人們都站起來，亂紛紛地喊道：

“老田來了？”

“知道你要來的！”

“你可來了。”……

人們臉上的愁雲消散了，語音中充滿深厚的情感。看得出來，大家對老田十分信賴。好象只要老田一來，洪水再大也沒啥了不起。

老田問了問防汛器材準備的情況，搶險隊組織了多少人，又問河水上漲的速度。翟書記說：“一個鐘頭以前還是半河槽

水，剛才一下子就漫到陽台上。”老田沉思了一下說：“這是北溝的水下來了。待一會還要猛漲，趕快把席子敷到堤上，看樣子風不會停。”他剛說完，就有幾個人跑出去了。

老田滿屋子掃了一眼說：“怎麼老姜頭沒來？”海門支書老靳說：“剛才覺得不要緊，就沒叫他。”老田生氣地說：“不怕一萬，只怕萬一。”說完隨手拿起了電話耳機。老靳說電話纔斷了，正在派人修理。老田扔下耳機說：“你馬上回村去把他請來。”回頭又對我說：“你也跟他去，給牛局長打個電話，要他馬上把席子敷到堤幫上，要特別注意王家坎那一段。”我聽他吩咐完，連忙就跟老靳走出來。

我們從堤堰上走過去的時候，只見人們正在匆匆忙忙往堤上敷席子，有兩人在互相低聲談論：

“老田一來，這就不怕啦！”

“不怕啦？沒危險老田來干甚？”

“你別提心吊膽，老姜頭沒來！”

我低聲問老靳，老姜頭究竟是個什麼人。他說：“堵決口的行家。反正找他來就沒好事！”他嘆了口氣又說：“要真的決了口，南邊這七個村，都得灌了老鼠窩！”我聽了，心里也覺得很沉重。我告他說，明年就沒關係了，秋後要在三岔河上游修水庫，我在縣上看到過這個計劃。

我們下了渠道，一口氣就跑到海門村。老靳去找老姜頭，我忙到社里打電話。過了不多一會，老靳扶着個白鬍子老漢進來了。他給我介紹說這就是老姜頭。看樣子老姜頭有七十多歲，走起路來一搖一晃，好象隨時都可能摔倒。老靳要備牲口送他，他說：“你有事前頭先走吧，我後邊慢慢來。萬一要出

險，也在后半夜哩！”我也說：“老靳，你先走吧，我照护老大伯。”老靳匆匆忙忙走了。我便扶着老姜头，慢慢往堤上走。

路上老姜头問我道：“老田病怎么样？好了嗎？”我反問道：“什么病？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老田有病。老姜头說：“你不知道啊！他腿疼得要命，去年冬天連炕都下不来了。叫什么？……对了，关节炎！”

怪不得老田平常走路慢慢吞吞，怪不得这么热的天还穿着棉褲。我忽然想起他下了汽車以后走的那么快，心里說：“这不知道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！”

老姜头是个很爱講話的人。他告我說：“老田的关节炎是一九五四年得的。那年秋天，雨多洪大，这一帶都淹了。老田淋着雨渡着水指揮各村防汛排澇，一連在水里泡了七天七夜。等洪水过去之后，他的兩条腿都被水浸得浮肿了。”老姜头贊叹地說：“真是個干家！比他爹还强！”接着他就給我講起了老田的历史：

原来老田的家，就住在离海門村二里的田家庄。他爹活着的时候，和老姜头是最好的朋友，是这一帶有名的水手头。从前，每逢决了堤，总是他們几个人負責堵。那时候，虽然县上在这里設有“河务委员会”，可是那些老爷們除了攬錢，什么都不管。每年老百姓不知道要出多少河务捐款，但河堤經常是破破烂烂，多少發点洪水就决口，一年至少要决一兩次。有时候，一次就开兩三个口子。每逢洪水下来，那些老爷們不要說上堤，早夾着尾巴跑了。結果，老百姓花上錢，还是要自己去堵。

老田十来岁的时候，就跟着他爹和老姜头在堤上干事，这

人胆大、心細，有股鑽勁。二十來歲的時候，就成了這一帶的紅人。解放後，縣上提拔他當了水利技術員，後來又入了黨，工作勁頭更大了，整天起來東跑西顛，領導各村挖河、開渠、……一九五三年又在專署訓練班學習了幾個月，本事更高了。現在全縣一些大的水利工程，都是他親手設計的。

我們談談說說，不知不覺已經走到南堤。老姜頭不讓從堤上走，要從庄稼地里繞到指揮所去，我問他為什麼？他笑着說：“人們要看到我來，一定覺得不吉利。”我只好扶着他繞到指揮所那間小屋裏。

屋裏冷冷清清，只有老田和那個年輕女醫生在。只听老田對她說：“桂蘭，你就在這裏守電話，不要亂跑，天塌了也不准離開！”看樣子電話已經修通了。老田說完，一扭身看到了我們，忙親熱的和老姜頭打招呼。老姜頭說：“怎麼？今晚上熬不過去？”老田皺着眉頭說：“風太大，危險啊！大叔，你先上炕躺躺吧，需要的時候再叫你。我要到東邊看看去。”說完就往外走。我也跟着他走出了屋門。

河里的水比我離開時候又漲了好多，雖然離堤頂還差一公尺左右，可是風浪很大，風拥着浪花不斷向堤上猛撲，“唰——”撲上來，“嘩——”退回去。接着又撲上來，又退回去。要不是堤幫上敷着席子，無論如何也招架不住這麼沖刷。我和老田走了不長一段路，鞋襪全被踐上來的水花濺濕了。正走着，忽然前面傳來“哇——”一聲巨吼，接着就響起了緊急的鑼聲。

很明显，前邊決口了。

我沒等老田吩咐，靈機一動轉身就去指揮所叫老姜頭。

路上只見搶險隊的人們扛着器材，提着汽燈，叫喊着都朝响鑼的地方奔跑。我跑到指揮所門口，老姜頭從屋里出來，他大聲問我道：“哪里？哪里？”我向东指了指，他急忙就走，我忙過去扶他，他摔開我的胳膊，大踏步向前飛跑。我真弄不明白，為什麼他的腿腳忽然變得那麼靈敏了？

出了險的地方，燈火通明，人聲嘈雜，人們奔跑着，喊叫着，來來往往運送沙袋。大家見老姜頭來了，忙往兩邊讓路。我們走到前邊，只見河堤決開有兩丈多寬，洪水翻滾着浪花向外奔流，發出一种可怕的吼聲。我從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陣勢，簡直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老田站在那裡正指揮人們往決口處填沙袋，他背對着我們，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，但從他的動作和說話的聲音中，可以感覺到他的沒有一點驚慌的成份，反而顯得更加沉着，更加冷靜。

決口處流水太急，沙袋扔下去馬上就給沖跑了。而且堤堰在繼續傾塌，決口愈來愈大。對面翟書記和老靳也在領着人們填沙袋，但也不起作用。

老姜頭來了什麼話也沒說，悄悄地站在那裡觀察水勢，他看了好大一陣，這才大聲叫道：“停下來！”老田忙轉過身來，望着老姜頭說：“怎麼？要下桩？”老姜頭說：“是，不過先要護好斷頭。”老田說：“你吩咐吧！”回頭對我說：“快去給縣上報警……告訴他們，我們一定能堵住！一定要堵住！”他的語氣是那樣的堅決，那樣自信。我二話沒說，穿過雜亂的人羣，就又跑到了小屋裡。

當我打完電話返回來的時候，這裡已經變得很有秩序了。

人們排成兩行站在堤上，陸續不斷地往前傳遞木桩、蘆席、沙袋等各种器材。我从堤边上繞到前边，只見已打下去五根木桩，貼着木桩沙袋也已填出水面。老姜头站在那里紋絲不动，吆着号子，正指点人們打第六根桩。老田領着一些人，繼續填沙袋。对面，翟書記也在指揮人們打桩。打桩声、号子声、水声、風声攪混在一起，給人一种又緊張、又严肃的感觉。

堵口工程进行的很順利。决口慢慢在縮小，到夜里三点多鐘的时候，只留下丈数多寬了，眼看很快就可合龙闭气。可是，这时候水也更猛更急。木桩剛打下去一半，就被冲走了，一連冲走四、五根。最后一次，連几个打桩的小伙子帶老姜头，一下子都冲到水里了。幸亏他們腰里都拴着保險繩，沒冲走多远，就被众人七手八脚的拉上岸来。

老姜头全身是水，臉色灰白，冷得直打哆嗦。他一爬上堤堰，就气喘吁吁地对老田說：“堵不住啦！我是沒有这个本事了！”站在眼前的一些人听老姜头这么說，都慌了。老姜头接着又向老田央求道：“趁早讓人們回去吧！早点守住护村堰。要不，村子也得完蛋！”这一下，大家更慌了，議論紛紛，有些人轉身就想跑。

这时只听老田大声喝道：“別动！誰敢挪动一步，馬上把誰填到水里！”他的臉色鉄青，眉眼惱的怕人，語气十分坚决。大家都吓呆了，立时鴉雀無声。老田象只猛虎一样轉臉对老姜头吼道：“非堵住不可！你再胡說八道惑乱人心，我先把你填到水里！你要敢离开这里一步，我馬上把你推下去！”老姜头也給吓住了，蹲在那里一句話也沒敢說。老田又向决口那头喊道：“老翟，馬上組織人，下水堵！”接着就听到翟書記用广